



谢启昆的为政为人文

□谭新阳

谢启昆,字良璧,号蕴山,又号苏潭,南康人。清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进士,朝考第一,历官编修、河南乡试、镇江知府、宁国知府、浙江按察使、山西布政使、广西巡抚。他在填补地方财政亏空上政绩突出,深得乾隆皇帝称誉。《清史稿》载:(山西)州县仓库积亏八十余万,不一岁悉补完。高宗异其才,以浙江赋地亏尤多,特调任。历三岁,亦弥补十五。

清嘉庆四年(1799年),谢启昆任广西巡抚,上书清仁宗,力陈各省的仓库积弊,提出了补亏空的方法,700多字皆是肺腑之言。他还禁止客民重利盘剥土司百姓,归还准折田产。

到桂第二年,谢启昆发现渠梁淤积失修,河堤坍塌严重,灌溉与航运受到影响。于是,他组织人力,仿浙江海塘竹笼石法修筑兴安陡河石堤,这便是谢公堤。谢公堤与都江堰、白堤、苏堤遥相呼应,成了水利史上的风景。至此,湘、漓航运复通,“旧船过陡河必一月,至是三日而毕”,数万农田得以灌溉。

谢启昆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,也关注民生兜底事宜,颁布了《伤各属广收孤贫增给口粮》,下令各州县查明无人赡养的鳏寡孤独者,全列入收养名录,每人每日“加赡银八厘,闰月添给,闰年又另添”。

此外,他还非常重视教育,兴办书院,创建育婴堂,主持文武乡试。谢启昆主持纂修的《广西通志》,以“善征博引,体例最善”被梁启超称之为“省志楷模”。

嘉庆七年(1802年),广西遭遇大旱,虽积劳成疾,谢启昆还冒着酷暑率领部僚去祷雨,不幸中暑昏厥于地,不久撒手人寰,终年66岁。

朝廷评价他“性行纯良,才能称职”。

赵尔巽在史书上这样写道:七年,卒于官,诏嘉其廉洁,于所节省浚、梧两关盈余项下赐银三千两治丧。广西士民请祀名宦祠。

勤政爱民、清正廉洁,这是史书与皇帝对谢启昆作为政府官员的评价。

谢启昆是“苏门六君子”之一,老师是翁方纲,清代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金石学家。翁、谢两人情同手足,清代大学士阮元有诗为证。此诗题为“谢蕴山前辈自南康迁居南昌别业,有池,翁覃溪先生名之曰‘苏潭’。先是,覃溪先生视学江西,曾名南康苏步坊之井曰‘苏潭’,故蕴山前辈即以自号,且绘苏潭图属题”,覃溪即翁方纲,他可能来过南康苏步坊,还替街坊之井取名“苏潭”,可见两人关系非同寻常。

《翁氏家事略记》记述了翁、谢两人在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的交往,共有11处,此录一二:

六月初九日,先生与谢启昆雨后郭外看荷,晚憩大慈寺,二人联句成诗。
七月,先生见苏轼所书《醉翁亭记》拓本,同杨纯夫、谢启昆同赋。
八月二十七日,先生同积粹斋、钱载、谢启昆泛舟二河,游王氏园。
九月九日,重阳,先生约谢启昆万柳堂看菊,遇雨不果,用韩文公游青龙寺韵赋诗。
腊八日,食粥,先生与谢启昆联句成诗。

一年之中,两人情趣投,肝胆照,诗文来往不绝。翁方纲有诗题“十年前买得一石印篆曰‘百年老马旧乌衣’,常熟毛康制也,今赠蕴山并附以诗”,赠石印一枚,并以诗记之;习马、治具、曝书、游寺、观荷、赏菊……翁方纲都记之以诗,足见彼此感情之笃。看翁方纲诗《六月二十二日与蕴山晚步法源寺至夜始归》(其一),便知一二:
暂时瓜架下,心似道人闲。
野径仍泥圃,僧寮未上关。
花丛暮蝉出,松际乱鸦还。
时有邻家火,穿来暖色间。

谢启昆与赵翼、阮元、袁枚、姚鼐、胡虔、秦瀛、钱大昕、陆廷枢诸友人也交往甚密。赵翼有诗《题谢蕴山观察种梅图》,袁枚有诗《到清江观河库观察谢蕴山先生种梅图》,姚鼐有《〈谢蕴山诗集〉序》,足见诸君之情。

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中有段文字描述道:猪里肉,精而且嫩。人多不食。尝在扬州谢蕴山太守席上,食而甘之。云以里肉切片,用纤粉团成小把,入虾汤中,加香蕈、紫菜清煨,一熟便起。

这菜看来是赣南菜系,与赣南客家人常吃的米粉肉类似,“入虾汤”可能掺入了江浙饮食的做法,恐怕是谢氏在美食上的创新,其家味仍在。



把砖读成一部书

——赣州一群“读砖人”的日常

□记者穆宇清

砖虽无言,却非静默。今人未见古时月,却能同栖一座城,共读一块砖。那些铭文城砖是历史的记录者,而我们则是试图读懂他们的人。

——题记

风和日丽的日子里,游客们三五成群地走过军门楼的门洞,端详过脚下的古赣州城地图,循墙而行,顺势而下,穿行于青砖灰瓦和古朴的金鱼灯笼之间,缓步沉浸于东京梦华的旧梦中。这里便是最能体现赣州宋城文化的郁孤台历史文化街区,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便隐藏在这熙攘与静谧、古老与现代交织的隙缝中,记录属于全体赣州人的城市记忆。

2017年12月,秉持着更好地推动赣州宋城文化发展的初心,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创立,一群人就此拧成了一股绳,燃起了一团火,延续至今,愈燃愈烈。

拓连成篇 岁月如诗

位于章贡区白马庙5号的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是一座古老宅院,宅院厅堂里有传统家具摆设,有意境悠然的天井,有各种历史展品。当然,最为吸引人的,还是那一块块铭文城砖。“一座赣州城,半部宋代史。”这句话在看到这些铭文城砖时具象化了。

在这厅堂不起眼的一角,便是研究院的办公场所,也是这幽雅肃穆的厅堂里最为火热的存在。

对于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的诸位专家,记者可谓神交已久,只是缘铿一面。前段时间,随着《文脉春秋》赣州篇章的热播,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和“小猫砖”热度飙升。记者趁热打铁,踏进了研究院最“神秘”的小房间。

通常来说,书架上存放的自然是书籍。初



赖婷在赣州老城区的街巷拓印铭文砖。



朱坚在博物馆布置“赣州铭文砖与拓片展”。

入研究院的办公室,便是靠墙的一长溜书架,上面堆放得满满当当。当然,研究院里少不了各种大部头。但是这些书架上摆放的,却是另一种“大部头”——铭文城砖。

如果说,建筑是凝固的音乐、光与影的艺术,那么一座赣州城所凝固的宋朝历史,有绝大多数要落在古城墙上。一块“熙宁二年”的铭文城砖,让人们意识到,虽然我们和古人存在于同一个时空,却可以透过这座巍峨逶迤的古城墙看到历史的幻影,触摸到真实。

对于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的专家来说,这些铭文城砖确实比千金,需要好好保护与研究。

逢天气好的时候,研究院院长朱坚便会取出一两块收藏的砖头摆在厅堂的天井旁“透透气”。小心地用毛刷去除上面的泥土、尘埃,再用清水清洗,擦拭后再阴干。作为赣州客家传拓技艺非遗传承人的赖婷,则在诸多游客的围观下拿出拓印工具,从上纸到打拓,自顾自地忙碌起来,直到揭开一幅黑白分明、字迹清晰的拓片,仿佛翻开一页厚重的史书。

对于记者的到来,几位专家先热情地摆上了一堆瓜果零食,然后热茶斟满杯,做好了长谈的准备。

话匣子还未打开,朱坚和赖婷便献宝似地,打开了一幅“赣州城墙历代铭文砖拓片连拓卷轴”。从南宋、元代、明代、清代、民国到现代的15块铭文城砖的拓片串联在了一起,仿若一条穿越时空的时间轴收藏于卷中。好像只要你伸手触碰,便能直抵铭文城砖所处的时代,触摸每一个纪年背后的苦难与荣耀。

虽然,触碰铭文城砖确实可以触碰到了它所处时代的一角。但是,真正“抵达”却不是那么简单。

铭文城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,不仅在于见证了历史,更在于其身上的文字或图案能够激起历史长河中的浪花,让人们由此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、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,还有与之相关的人和事。而且,铭文城砖本身更是一种艺术创作,既展现了古人的书法艺术和审美情趣,也展现了当时的制作工艺。

“你仔细对比这些砖,就可以知道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兴盛与否。”朱坚指着身后那一排铭文城砖侃侃而谈,“来自北宋的砖烧得最好,个头最大也厚实。因为北宋时期的赣州经济发达,赋税一度排名全国第18位,而且城墙建设初期对砖的需求量大。到了南宋,赣州由于匪患多、经济弱化,砖的尺寸就变小了一些,但修缮的频次增加了。这时候注重的是城墙本身的御敌功能,所以功能性最为突出。到后面,砖就变得更为精致,有固定的制式。元代时间短,初期诏令天下拆除了城墙,到元末农民军起义,又匆匆忙忙修缮加固,所以砖的制作相对粗犷。而且因为工程量大,砖的个头较南宋也更大一些。到明洪武时期,朱元璋通令全国‘高筑城’,砖的尺寸制式才有了4:2:1的新标准,小而精致。并明确责任制,从州府提调官到造砖人夫设置了九级负责人。到了清代,赣州城先后经历了清军屠城、太平天国运动等战火侵袭,加上水灾频繁,财政吃紧,城砖的制作便走价廉量大的路线,这砖就变得越来越小……”

听了讲解,再去看看这些铭文城砖,各个朝代的风格瞬间一目了然。而这不过是对铭文城砖最浅表的形制上的了解。即便如此,也鲜有人知晓与关注。

朱坚坦诚,之前对于这些铭文城砖,更多的是史料的收集整理和收藏保存,对于它们真正的历史内涵了解并不够。如果说岁月是一首诗,那么这些铭文城砖构筑的就是一部鸿篇巨制的史诗。每一颗砂砾都是历史的沧海一粟,需要用显微镜一一辨认。

读砖知史 读城可爱

2023年,研究院一行人在赣州市第一中学附近,笔峰山一侧用城墙砖砌筑的堡坎处,发现了一批历代的铭文城砖,其中一款“赣州府嘉靖二十六年造城砖长一尺阔五寸厚二十五分 计重十

五斤 每百价银二钱 窑匠许德盛等”的铭文城砖引起了极大关注。这款铭文城砖不仅有纪年、人名,还有砖的尺寸、重量以及价钱等大量信息,实属罕见。那么,这批城砖是何人主持修造?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修筑?这“每百价银二钱”背后隐藏着哪些历史信息?这些谜团一直萦绕在朱坚心头,也促使研究院众人开始了对铭文城砖背后历史的抽丝剥茧、深入探寻。

而这也开启了研究院众人对于每块铭文城砖“前生今世”的挖掘。

应该说,铭文城砖是自周代以来延续“物勒工名”制度的产物,刻印上制作者的姓名与生产时间,用于管理考察产品质量。这也极大地方便了后世对其所处历史时期的考证。

据朱坚介绍,“嘉靖二十六年”这块铭文城砖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有详细的款识。何时何年何人造,这是铭文城砖的常见铭文内容,通常可以通过这个为铭文城砖进行断代。标注砖块的尺寸重量规格,甚至把价钱也给列上了,这是赣州城历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。也正是这种不寻常,才让研究院众人迫不及待要翻开这本“书”,仔细研读揣摩。

从发现铭文城砖,到召集调查组进行现场辩证和勘查,再到后期研究,前前后后花了一年多时间,朱坚和赖婷两人才就这块铭文城砖写了一篇4000多字的“豆腐块”。文章里提到,根据铭文时间,找到了修城时期主政南赣的官员(但尚无直接证据证明是谁修的),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推测修城的缘由,又从一块砖的造价上算了一笔经济账。而这一切,还只是寻摸到了抽丝剥茧的“线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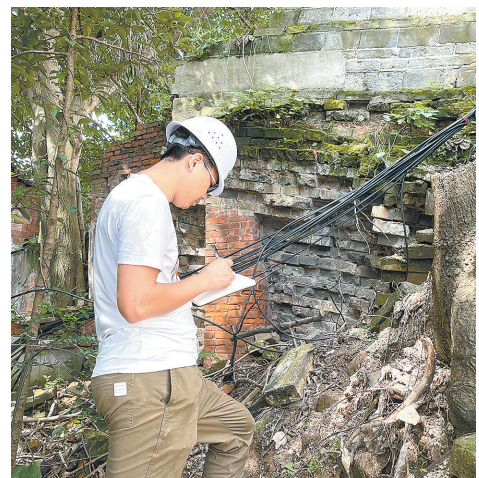
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,“读砖人”们顺着线头得以在历史的迷宫里找到出路。很快,赖婷就针对明嘉靖年间另一块“姐妹砖”写了一篇《嘉靖十三年铭文城砖小考》。之后又有了针对南宋、明代诸代铭文城砖的解读,或是论历史嬗变,或是评那人事,或是讲逸闻轶事。

于是,那一块块砖沉甸甸的分量得以具体而生动地呈现出来。这些铭文城砖不再只是景区里某处网红打卡地,不再是隔着玻璃展柜的高冷生硬,也不再是文创雪糕中的一个元素,变得更有温度、有深度、有重量。正如悄然走红的“500年前的小猫砖”,让人们禁不住想象500年前制作这砖块的工匠与他可爱的小猫的生活细节。而除了“小猫砖”,赣州古城墙上还有“狗爪砖”,甚至疑似小猪蹄印砖、鹿子蹄印砖。瞬间,硬邦邦、冷冰冰的砖头就变得毛茸茸、软绵绵。

当然,历史并不总是和蔼可亲的,也有山河破碎的飘摇与徭役战争的苦痛。但是,自宋代以来,屹立至今的赣州古城墙,逶迤于繁花绿茵间,挺立在涛声依旧中,静待众人。他是历经岁月沧桑的慈祥老者,也是学识广博的饱学之士,既赋予人们美好的享受,也给予人们历史的厚重。你来,读他,然后读懂赣州城的可爱可亲。

隆冬已至,研究院的院猫——猫生依旧信步走在它的领地——研究院所在的古宅,喵喵地叮嘱进来的游客要认真端详这些宝贝,也跟它的小伙伴们闲聊着。这些寻常的平凡碎片,也许会让后来人再从这些砖头上读出来。

(本版资料图片均由被采访者提供)



朱坚正在对赣州古城墙进行实地考察。